

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承及影响研究

——驳台湾“乡土体育”非中华体育

谢 军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采用文献法、田野考察、访谈法等,并用历史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华体育文化在近、现代台湾的传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近、现代历经日据时期、台湾光复时期、国民党早期执政期、民进党执政期和国民党重新执政期。虽社会的后续发展等方面不甚相同,而呈现出相异的特殊意识形态。但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能改变中华体育文化与台湾民俗体育是一体和多元的关系。

关键词:中华体育文化;台湾民俗体育;近、现代社会;传承;审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5)01-0001-05

Study on the Influence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in Taiwan Area ——Taiwan Split “local sports” Africa and China Sports Culture

XIE Ju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to study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in the past, modern Taiwan; heritage research, Chinese sports culture in Taiwan in modern period, Taiwan, after the liberation period, the national party early ruling period, the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 ruling period. Althoug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 the same with special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ese differences can not change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and the folk sports in Taiwan as an integral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e; Taiwan folk sports; modern society; inheritance; review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思潮的崛起,在—批“台独”政治人物的鼓吹下,大搞“乡土文化”(其中也包括“乡土体育”),促使台湾民间体育发展日益热闹。但在台湾大搞“乡土体育”之时,必须认清其背后“文化台独”的政治险恶用心,即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居然渐渐演变成“本土化=去中国=台独”,而且从政治圈延烧到学术圈,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称谓也变了味,演化过程为:从中华传统体育称谓到“固有体育”称谓再到“乡土体育”称谓。其真正用意是配合台湾的政治新形势,表达“去中国化”的“台独文化”理念罢了。“文化台独”有着极大的政治欺骗性,因为它不是赤裸裸地以分裂主义的狰狞面目出现,而是潜隐在看似远离政治的日常生活与

学术文化活动之中,所以它的危害性就更深巨,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充分的警惕。

1 中华体育文化根植于台湾土壤

在东南沿海与台湾间文化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成为两地文化关系形成的基础。明清两代是大陆东南沿海民众移民台湾的关键阶段,大量移民带来了大规模的文化播迁。早期移居台湾的闽粤民众首先带去的是平民文化(游艺民俗),尽管这种文化较为粗糙,富于感性色彩,但它建立在生活传统的文化基础上。这样的文化传承更容易扎根于民众的基层社会之间,与民众的生

活生产活动融为一体。随着台湾社会经济进步与政治管理的日趋规范,更加理性和正统性的文化传播也逐步在台湾区域得到有效的推展。到了清代后期,台湾地区无论在民众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或是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形成了与闽粤区域基本共有的文化特征。

即使在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台湾 50 年,台湾人民反对殖民化的斗争也坚持了 50 年。最初是以武装反抗为主要斗争方式,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持续了 20 年数十余次的起义遭到血腥镇压后,转向文化抗争。如日本殖民统治的前 20 年中,台湾民众自发组建的武馆、社、堂共计 110 个(超过清朝 26 个和台湾光复时期 66 个),对日本殖民者进行抵抗。“全岛各地居民却纷纷组织义勇军进行抵抗,全岛各武馆、堂、社、祠更是一马当先,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严重的打击,使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的镇压西螺义勇军,武馆被迫关门解散,使得西螺振兴社衰微,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辉煌。然而西螺的武艺并没有消失,武术的传授由明转暗进行(台湾称‘暗馆’传授),并促使振兴社的武艺向外传播到整个台湾岛。”^[1]“在日据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严禁台湾百姓学习中国武术,另一方面在台湾推广柔道、剑道、相扑等,形成台湾武艺有所谓‘暗馆’(夜间传授)之传承模式。刺激了带有秘密宗教色彩练武组织的发展。日据时期,成立组建的‘暗馆’与清朝和光复两个时期相比,反而为最多。在民族危机面前,过去(明清时期)作为村社或宗族土地之争的团练组织已不是主要矛盾,纯粹练武防卫、抵御外族入侵的性质明显加强。”^[2]可见,血浓于水,血脉的认同使台湾人民无法忘怀自己的祖根之地。

在日本殖民当局从军事镇压转向文化怀柔后,台湾各团练、武馆或“子弟组织”由武装抗争而转向民俗体育文化的抗争。如利用日本殖民当局允许台湾民众举办“迎神赛会”。“借‘拜拜’之名邀宴亲友,聊资发泄。成为民间所独有一种‘潜流’民间习俗活动现象,故台湾之传统习俗活动仍顽强地存在台湾民间的各种节日庆典与庙会之中。”^[3]可见,日据 50 年,台湾被迫中断了与福建——也即与祖国大陆同步发展的社会进程。但台湾并没有因为殖民者的阻遏而断绝它与祖国的精神联系,也无法完全改变中华体育文化作为台湾社会构成的主要民俗体育文化基础。对于台湾人民坚持民族立场的文化抗争,《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的总序也不得不承认:“台湾

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夸耀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在台湾全面推行中华文化,又把中华体育文化的传承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2 “文化台独”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文化台独”在其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中,有着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如果说在将经国时代,“文化台独”主要还停留在理论建构与宣传上,它作为岛内在野政治力量“反体制”的一种理论资源,舆论上起了重要作用。到李登辉执政时期,受到李登辉分裂主义的“两国论”的支持与唆使,“文化台独”已由纯粹的理论建构逐步转向在某些文化领域的实践。“乡土体育”或“本土体育”就是突出的例子。到了 2000 年 5 月民进党上台,便逐步明朗化地把“文化台独”从一种文化理论变为一种文化政策,成为民进党运用政权力量在台湾实行的文化实践。

2.1 在重建阶段(1945—1990 年)国民党当局对中华体育文化认识的偏颇

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的恢复和发展,是交错在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的。在当代,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化,而是为其背后潜隐的政治、经济所牵制和服务的。这就使战后台湾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呈现出一些异乎寻常的特征:

1) 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的重建和弘扬,是作为一种政治举措,为巩固当局的政权统治服务的。在其重建和发扬中,始终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弘扬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是随政治所需而有所摘取,如在光复初期只宣扬国术的开展,而对有闽台传统的宋江阵、布马阵、元极舞、车鼓阵、流民拳等“拜拜”民俗体育被取缔了。而到了 70 年代,又为了巩固其在台湾的“法统”地位,开始同意,并有选择性的增加如跳绳、踢毽子、放风筝、舞龙、舞狮、踩高跷、龙舟竞渡等项目,但仍然对富有闽台文化特色的民俗体育不予以解严。所以,此阶段被政治化了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台湾的延播,并不彻底和全面。

2) 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的重建与弘扬,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复杂纠葛中进行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

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支持,它同时带来了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因此,快速大量的引入竞技运动项目充满学校体育课程内容,鼓励锦标主义满足预设的政治或教化功能。由于强势锦标主义的倡导,很大的程度上诱使人们以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为保守、陈旧,以西方文化为新潮、现代,客观上造成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阻遏和冲击。

3) 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的重建与弘扬,是交织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进行的。在台湾,把1949年随国民党退据台湾的人统称为“外省人”,而之前迁徙的人则称为“本省人”,其中“本省人”由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重建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当局对本地人才未很好地、妥善地各实其才,许多精英分子不被重视,甚至出现本地人不能从事重要机关部门工作,工资薪水也少于“外省人”;在文化的重建上,由于国民党当局对由民间习俗、信仰而形成富有闽台区域特色的民俗体育,未做好辨析和甄别工作,草率地将其视为日本殖民时期的文化遗毒而加以剔除和禁止开展。如台湾“二二八事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错误处理,极大地打击了台湾民众的政治热情和文化热情。希望的破灭使这一时期台湾人民自觉的文化重建运动陷入低潮。然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二二八事件”虽然使台湾“精英”文化分子陷入低潮,但在台湾其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开展却表现的更为异常激烈。究其原因有:其一,透过迎神赛会,以表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及对“二二八事件”的死难同胞的哀思;其二,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改革,铲除专制和腐败;其三,提出民主和地方自治,尊重台湾民众权利。

2.2 “本省人”由政治、经济等利益的诉求而转向“文化台独”

由于台湾岛内李登辉上台执政,以及2000年陈水扁上台,使台湾社会上出现一股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思潮,并通过行政手段加以推行,现在已经普遍涉及各个文化领域。虽然,国民党重新掌握执政党权力,但过去民进党强力推行的“去中国化”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仍然相当严重。加之有不少人只是把它当作文化、学术问题看待,认为似乎也有道理,辨不清是非。通过对“去中国化”的论调和实践的考察,揭示其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应当引起两岸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台湾政权企图“本土化”,文化也掀起了“本土化”思潮,要去掉台湾文化

中的中华文化内容,搞“文化台独”要切断中华文化的脐带。因此,台湾一小撮“台独”分子,开始泡制各种“本土化”的论调,以下以台湾去中华体育文化搞“本土化”为例,分析“文化台独”的演变:

1) 主张将中华传统体育称谓“固有体育”。他们为了“去中国化”,以为只要主观上闭着眼睛“不认同”,再加上行政手段的干预就可以在台湾社会中抹掉“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实践证明台湾的文化无法与中国文化分开,所以有人主张“文化上认同,政治上不认同”,“台湾现在之所以有挥之不去的大中国情结,是‘文化种族认同’与‘政治法律认同’完全混淆的结果。”后来他们发现“文化认同”对“去中国化”不利,于是他们又主张:“现在我们需要再讲‘文化中国’,就以‘华人文化’来说就够了。为了主体性的建立,如果在概念上会造成混淆不清时,就尽量不用‘文化中国’这个名词。理由是因为文化认同会被支配者利用而成为文化霸权,从而支持中国的‘政治霸权’。”他们担心台湾一般民众“难把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分开”,所以就把中华传统体育称谓“固有体育”。由此可见,他们极力鼓吹认同台湾文化,“建立台湾文化主体地位”是为了达到从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

2) 主张台湾文化是多元的,中国传统体育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论调认为“台湾体育的要素是多元的,它糅合了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汉文化、西洋文化,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论调是把不同文化等地并列起来,貌似客观、公正其目的显然是有意不分主次,企图削弱主体文化的地位。他们居然把中国文化摆在和与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同等的地位,这完全脱离了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只要问一下:今日台湾的低层次民众所广为喜爱、推崇的传统体育项目是荷兰、日本的,还是中国的;这种有意贬低中国传统体育的企图就昭然若揭了。就2004年台湾当局所推展的“乡土体育”内容:舞龙、舞狮、太极拳、客家花鼓、扯铃、跳鼓阵、宋江阵、踩高跷、踢毽子、武术、跳绳、气功、陀螺、龙舟等50多种传统体育项目看,无一个不是从中原经福建而根植于台湾土壤的,无论是名称,还是技能方法上都是嫡系于中国传统体育。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只要与外来文化发生交流,就会受到影响或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某些成分,这种现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常见的,不能认为这样就叫做多元文化,即使有些地方存在多元文化,也不能不分主次,不能把外来文化等同于主

体文化。就台湾所谓的“四个系统”(原住民族文化、福佬系的文化、客家系的文化、大陆系的文化)来说,福佬、客家、大陆三个系统都明白地属于中国文化,至于原住民文化,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

3)“彻底抛弃”中国传统之民族体育,建立台湾之“乡土体育”。为正确把握台湾关于乡土体育的文化思潮,以下就其形成的背景进行分析。国民党统治台湾初期,极力推行且被认知为是纯正的大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而将具有闽南地方特色的体育,如宋江阵、车鼓阵等被作为日据时期的遗毒而取缔,这损伤了台湾本省人的心。台湾人民要求开展闽南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完全是合理的,谁也无权反对,而且这原本也是中华传统体育的组成部分。问题是有些人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民进党认为,“禁止或歧视本地开展‘拜拜体育’,是外省人把特定的中国的形象强加在台湾人身上,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一些本省人把外省人看成“支配者”,而自己则是“被支配者”。他们歌颂极端的“台湾人本质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和台湾相关的文化符号则被赋予神圣的位置。”于是在台湾体育学术界也展开“本土化”的研究,就有了所谓的“乡土体育”之说。“过去乡土体育之名词甚少被使用,具有地方色彩之传统体育多以民俗体育称之,回顾‘政府’推展固有体育,由上而下的推展方式为其特色之一,且名称沿用民俗体育而未使用‘乡土体育’,相对在理念及作法上均未充分考虑‘乡土’之意义及色彩,凡具有中国传统之民俗体育项目均普遍推行;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或作法上有推展‘民族体育’之趋势。”^[6]“意即‘乡土体育’之名,先前并未见于官方文书,只因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在不得违反大中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体系下,纷纷以民族体育、传统体育、固有运动、民俗体育等传行于世。过去由于大中国主义盛行,对传统体育有加以民族化意向,所以民俗体育的称谓、归类亟待理清与认同。”^[6]由于搞“本土化”,造成台湾体育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关概念的叫法极为混乱,对其定义也不科学。确实,“台湾不论管理机构,还是学术研究单位,对传统体育性活动之称谓及分类不一,有表演艺术、民间技艺、杂耍特技、民间舞蹈、民间杂技、民族技艺、传统技艺、民俗技艺,众多称谓,急待理清。由于‘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的组织中,对此类优良之民间传统国粹,并无条文及文字叙述及呈现,除了明显表示它非政府官方下的传统文化认同,有被沦

为次级文化的感受。是故推展乡土体育应认知乡土体育之特质,力求乡土体育之生根。”^[7]

3 “去中国化”的图谋是不能得逞的

综观台湾近、现代民俗体育之推展状况,可衍生出这样的思索:由文化精英为代表的中华体育文化经典传统与广大民众兴起的民间或民俗体育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台湾的大观。台湾民俗体育文化衍生于早期移民携带而来的闽粤民俗体育文化;它在战后的再度兴起有着复杂的背景。它一方面是被日据时代压抑过久的广大民众民族情感的爆发;另一方面又是台湾当局在涤出日本文化遗毒时不恰当地把本土文化(富有闽台特色的民俗体育文化)也当作殖民地文化加以反对,从而给台湾民众带来情感伤害所引起的反抗;再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物选用本土民俗文化来抵制中华文化,以成为制造“台独”的借口。所谓本土民俗文化或乡土体育,主要来自中国的闽南民俗体育文化和客家民俗体育文化,这二者都是中华体育文化的分支,也就是说台湾乡土体育的主体是中华体育文化,是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的地域形态,它与台湾先期移民的祖籍地闽粤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无论其民间体育或“拜拜”体育或迎神赛会的各种民俗艺阵,以及岁时年节的各种舞狮、舞龙、龙舟竞渡等等,无不源自大陆。如 2001 年“台湾体委会”拟订的“乡土体育之内容”,共计 28 项包括舞狮、太极拳、客家花鼓、扯铃(中国北方称“抖空竹”)、跳舞阵、宋江阵、乡土童玩(包括滚铁环、跳房子、弹玻璃球、骑木马、斗蟋蟀等)、舞龙、跑旱船、踢毽子、民俗特技、踩高跷、迎花鼓、武术、跳绳、牛犁阵、原住民体育(摔角、负重、秋千、拔河等)、气功、车鼓阵、流民拳、放风筝、八家将、客家舞蹈、布马阵、原住民舞蹈、元极舞、骆驼、划龙舟。以上这些所谓的台湾“乡土体育”的内容,无一不是从中原经福建而根植于台湾土壤的,发现“愈是本土的就愈是中国的”。许多台湾体育学者研究后都发出感慨:“要寻找失落的‘乡土体育’,必须到福建、到大陆去。”可见,台湾“乡土体育”,如果除去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人名、地名、书籍、媒体、文学、历史、风俗、游戏民俗等等,台湾乡土体育还剩下什么呢?难道成为日本文化或美国文化了吗?实践证明,从传统、民俗体育的领域“去中国化”是不能得逞的。台湾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还是比较理性的,他认为

“中国文化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不当“去消灭中国文化”。也有些人说:“完全抛弃汉文化是不可能,然则过滤是绝对必要的。”这些看法与盲目狂妄地要“抛弃”、“去除”中国文化的说法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正确的做法不当是“去中国化”,而应当是:两岸共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克服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互相介绍在吸取外来文化方面的经验教训,共同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新的中国文化。但少数别有用心者把民俗体育文化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对立起来,企图使民俗体育文化异质化,以便利用民俗体育文化反对、抵制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其倒行逆施只能在历史面前自取其辱。

需要强调的是,在台湾有许多参与上述文化活动的人士确是学者或普通百姓,他们并不是分裂主义者,他们或是从学术角度从事研究,或是把所从事的文化活动当作自己的职业或事业。他们并不一定看清当权者的意图和政治的干预,他们也不一定按照当权者的意图办事。即使有些人在观点上和我们不同,也是属于学术问题,不一定带有政治目的或与统独有关,有必要认真考察、区别对待。不能把从事台湾乡土体育研究的人,一律看成是主张“台独”的人,或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都当作“文化台独”。不同性质的分歧,有必要予以分清。

台湾作为中国文化生态圈的一个区域,其社会文化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打上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磨灭的思想烙印。而这种思想烙印的传承不息,显然是经过长时段的文化传播及其变迁磨合的艰辛历程而锻成的。我们今天深层次地探索海峡两岸中华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变迁之路,对于进一步认识台湾与祖国的不可分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及其传播受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多方面的影响,同时文化结构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等也对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影响。不可否认,台湾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着广泛一致性的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分支。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日本、美国及西方文化的强力灌输等,使得现在的台湾文化与大陆东南区域文化相比,也存在

着许多明显的差异性。另一方面,自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台湾经济逐渐展现它领先性,台湾民众在接受现代化生产方式与现代科技方面有较高的愿望,产生了一些优越感。这些因素促使台湾文化在有些方面展现出它的“本土化”的属性,甚至出现某些自大与自卑奇异结合的文化心理情结。加之在人为因素的干扰下,使得中华体育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被阻隔,任意诠释、歪曲、污蔑的负面传播在台湾岛内泛滥成灾。尽管如此,我们坚信:各个历史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近年来台湾社会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变化所产生的认为阻隔状态,并不能改变台湾“乡土体育”是中华体育文化组成部分的这一基本内核,台湾“乡土体育”呈现的种种差异也不足以构成台湾乡土体育文化的核心和主体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完全有责任和义务来呼唤所有的炎黄子孙,推动中华体育文化在海峡两岸的进一步传播弘扬。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应当成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构建大陆与台湾联系的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可以预见:海峡两岸之间的中华体育文化传播,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得到全新的诠释和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台湾广兴头嵌文化武术振兴后援会.“西螺七剑”真传浅说[J].台湾影视杂志,2000(9):1-5.
- [2]庄嘉仁.台湾传统武艺之研究[J].中华体育,2003,19(3):12-16.
- [3]林衡道.日据时期史无前例的宗教迫害[C].台湾文献——胜迹采访册第七辑,1982:343.
- [4]蔡子民.台湾文化思潮与两岸情结[M].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20-21.
- [5]蔡长启.台湾地区乡土教育之回顾与展望[J].国民体育季刊,1995,24(3):4-11.
- [6]吴腾达.“我国”学校推展民俗体育的问题与对策[J].学校体育,1995,10(6):26-30.
- [7]王建台.寻找失落的乡土(民俗)体育[C].台湾:九十年(‘民国’)发展学校民俗体育中程计划——成果报告书,2001:50-63.

[责任编辑 魏 宁]